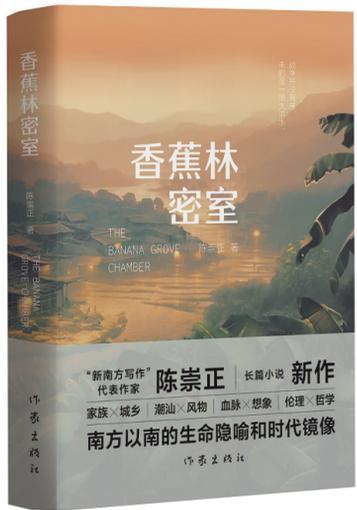


“新南方”视野下的人性寓言

——读陈崇正小说《香蕉林密室》

□卢 楨



《香蕉林密室》，陈崇正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4年3月

继长篇小说《美人城手记》之后，陈崇正推出了长篇新作《香蕉林密室》。如果说《美人城手记》探索的是机器与人类、科技与现实、激情与异化的新锐问题，时间指向半步村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未来史，那么这部《香蕉林密室》则将视线集束于半步村的既往，于改革开放40年的时代背景中，考量一个南方乡村以及村人的精神变迁史，呈现家族与城乡、潮汕与中国、血缘与情缘的绵密关联。《香蕉林密室》与《美人城手记》，分别构成了“美人城”故事的上下两个声部。关于美人城的“前史”与“未来”，沿着作品的时间轴渐次为我们展开，而家族血脉的延续、民间伦理的传承、消费语境和科技文化对现代人的反噬，也在两部作品中，透过彼此呼应的情节不断闪现、相互激发、持续震荡，沉淀下厚重的哲学意蕴。

《香蕉林密室》讲述的依旧是发生在半步村的故事。实际上，在陈崇正的文字序列里，半步村、停顿客栈、陈家祠堂、碧河镇、碧河大桥、美人城等语象，早已通过意义的频繁赋值与反复叠合，筑起一个稳定的象征空间系统。文本透过主人公陈星光的视角追溯过去，讲述半步村陈家、关家和祖家三家人的命运沉浮。其中，“我”的二叔陈大同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功能意义，如果没有他的存在，便不会有香蕉林密室，也就没有美人城的存在。陈大同的抉择与行动，让半步村的历史有了独特的发展路径，也成就了小说的寓言化叙事氛围。

在“我”的叙述世界里，二叔陈大同当过屠猪匠，捕过蛇，他源于守护爱情的冲动，盘下了一片地表荒芜、地下满是洞穴的丘陵地，自己绘制图纸，打通一个洞穴，在土地上种起香蕉林。陈大同把香蕉林密室视为爱情的宫殿，然而他并没有真正拥有过这份爱情。“婚房”的功能消失之后，香蕉林密室的用途反而变得更为广泛。洪水成了灾，人们到此避难；一段时期里，这里又成了孕妇的隐身所。同时，它还是看押疯子的监护所、逃犯的藏匿所、处置仇人的施刑场，等等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香蕉林密室充当着时代话语在现实中的微观投射物。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切实改善了半步村的面貌，也使得“密室”的存在不合时宜。然而，围绕“密室”生发出的种种传说，比如这里是外星人的产物、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、有折叠了的多重时间……使得商人发现了建设旅游景点的商机。正是有了香蕉林的地下密室，才有了未来科技感十足的美人城空间，进而带动了半步村整体的房产开发热潮。

香蕉林密室向美人城的功能性转换，意味着一个以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为核心的新乌托邦的到来。在“发展才是硬道理”的经济催动下，美人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扩建，与之相应展开的老村拆迁、城乡人员流动，成为20世纪90年代乡村城镇化发展的缩影。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投资资金链断裂，也使得所有关于美人城的传说戛然而止。烂尾的建筑工地，在十年中竟成为赌博、毒品等违法交易的场所。直至世纪之交，网络科技文化风潮袭来，美人城才再次获得投资者的青睐，被改造为“科技沉迷戒瘾治疗中心”和“美人城虚拟现实研究院”。一方面要通过治疗人对科技的过度依赖，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制造梦幻的方式，延续人的生命，此刻的美人城本身，便是人与科技文明悖论式关系的实体化象征。《香蕉林密室》收尾于父亲陈大康的“死”。吊诡的是，陈大康选择被割下头颅，保留自己的记忆，以便未来某一天再次于“美人城”中复活。那

按照“我”的理解，陈风来具备了自闭症的某些症候，他不喜交流，口齿不清，不那么聪明，入学都成问题。随着小说的推进，他的口齿变得清楚了，却只能说“尴尬、妈妈、菩萨”三个词，用以表示否定、肯定与模糊的含义。令人惊奇的是，仅仅依靠三个词，风来就能对周遭事物作出准确的判断。可人们低估了风来的智性，也不相信一个“怪人”的言语，由此才导致陈大同误认为风来是杀人凶手，亲手将他缢死在密室之中。风来的死，造就了全书最让人泪目的瞬间。世界的真相，往往凝聚在不善言语的“怪人”脑中，他们洞悉万物的运转，其作出的诸类谏语，却往往会遭到漠视乃至误读，这一类人物的悲剧性由此而生。

香蕉林密室最初的功用是守护生命、躲避死亡，而风来的死，使得密室成为死亡的发生地和见证人。其本身隐含的意义悖论，触发我们重新审视“香蕉林”和“密室”的意义。从故事起始，“香蕉林密室”就被涂抹了足够亮眼的理想主义色彩。在南方，香蕉是水果之王，勾连着陈大同的爱情之梦，也联结着陈大同做生命主宰者的愿望。密室本身，或许隐喻着人类的原初状态。更进一步说，人类退回密室，象征着返回婴儿时期或生命体迷恋子宫的年代。最初写作《香蕉林密室》时，陈崇正把它处理成一部中篇，其文字配图正是一幅香蕉林下，婴儿在洞穴中酣睡的图景。按照当时的设想，作家本想写一个反映当年计划生育的小说，但他的视点显然又不在这些事件本身，作家更为关心的，是人物在密室时空的生存感觉。密室中的人摆脱了外在力量的控制，因而能够窥测到更多的秘密。更进一步说，密室具备了独立流动的时间感，它或者是缓慢的，或者是迷幻的。来到密室的人不再遵守外在的法理规则，他们展示着蛮荒的野性之力，抑或是将这里作为固守民间伦理的自留地。为了逃避现实中的压迫性力量，人们来到密室，然而久居于此，他们又会不断地去寻找光，向有光的地方攀爬，寻觅逃离密室的路径。密室给予人类精神暂时的自由，却始终在肉体上束缚着人类，因而人们选择与它分离，便如婴儿分娩一般，蕴藉着重生的希望。

密室本身还拥有种解放人性的力量。投资人铁吉祥把密室改造项目命名为“美人城”，自然寄寓着彰显女性存在的初衷，也隐含着对当地家族文化中渴望男丁“传宗接代”的文化态度。从《香蕉林密室》到《美人城手记》，从密室的“子宫”隐喻到科技时代“人造子宫”的出现，陈崇正均沿着“生育”的主题反思人性。他从宏阔的视野出发，考量人性自身的复杂。通过血缘相传和科技改造所延续的，不仅有家族的文化记忆，还有人性的善恶基因，以及亘古未变的空虚。

《香蕉林密室》记录了香蕉林变成美人城的历史，《美人城手记》的结局是科技之城最终被人遗弃，变回了香蕉林。二者在共同的叙事逻辑推动下实现轮回，使得寓言结构在线性的史观内形成闭环。其间不断闪现的对潮汕文化风情、家族历史变迁、乡村发展现实、人工智能想象等要素的综合言说，自然而然显扬了“新南方”内蕴的地方性要素和蓬勃的精神力量。密室里潜藏的缓慢时间中的悲喜，代际之间对宗族精神和人文情智的传承，为作品植入了细腻且充盈的精神信息，也将地理物上的“南方”书写提升为伦理结构上的“新南方”书写，实现了对新南方写作想象空间、情感空间及哲理空间的同步扩容。（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《天堂客人》(书摘)

□王霄夫

那时候，已经是南京中华民国政府的时候，在习惯帝都城说天下、坐北朝南看东西的大多数北平人眼里，江南之城杭州，也许是一个有小山色、过小日子、做小生意、写小诗文的遥远之地。但在极少数也许是极个别北平人眼里，例如在伏申眼里，杭州之所以是向往之地，是因为杭州的女子。

十分偶然，也是天意如此，伏申在蒙昧初开、少年烦恼之时，生平见到的第一个杭州人是一个女子，当时他是一个不起眼的旁观者，没有与她交流的机会，但仿佛有一道柔和的光芒，照亮了他；第二次见到的，还是这个杭州女子，他举着旗帜，看到她在鲜血、飞雪和黑暗中，如雕像那样站立，像烈士那样歌唱，从此情有颤动，心有肃然；第三次见到，仍然是这个杭州女子，在非常特别的环境下，在不多言说的秘密中，他与她在北平监狱里，相拥取暖，共度寒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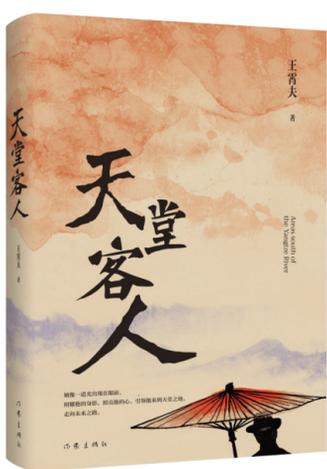
一次又一次，他见到的，都是同一个杭州女子。每次见到，她都邀请伏申到杭州做客，届时她一定定地主之谊，感情倾吐，倾其所好，一定让他宾至如归，感受美好，乐而忘返。然而，当他迢迢千里，奔波辗转，终于来到杭州，更多见到的是别的杭州女子，却没有见到这位向他发出邀请的杭州女子。于是，他就一直等待，等待她陪伴他，一起进入她讲述过的、描绘过的杭州。等待的岁月里，没有他的杭州是陌生的、空洞的、不宜人居的，是容易被捉弄的。

甚至，让他成为克里森医生的催眠病人和释梦对象。在外人眼里，也就是精神科医生克里森眼里，

看到的是杭州的病人。杭州很少有人想到，或者不愿意想到，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日，就是进入中华民国末期之时。光复以来，短短数年的混乱无序和毫无逻辑，足以暴露一个庞大政权断崖式崩溃的败象，足以使杭州这样的偏安之隅不再令人感到惬意。正是光复以来短短数年的变故刺激和时运无常，使克里森的病人越来越多，直到他离开杭州前，仍然十分尽心地为他们治疗，不管他政治立场如何，不管他属于什么阵营。他是从上海离境回欧洲的，但在他心里，最后只向杭州告别。告别是为了把灵魂，至少一部分灵魂留下，在中国，杭州是最适合用来告别的，因为杭州是人间天堂，心留天堂，何其幸运。之后数年里，对从马可·波罗书中听说过杭州的家乡人民，他不吝词语，津津乐道，极尽赞美，广为宣传。后来，他曾试图在东西柏林越境到民主德国的东柏林，然后前往社会主义新中国，而且目的地是杭州，因为那里还有他的病人。但他最终放弃了。

后来，他希望他的著作《忆是杭州》能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，让他的病人看到，他是多么怀念他们。为此，他写信向伏申求助，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。他在信中说，解放以来，人民的杭州一定更美好的，因此他深信，伏申仍然在杭州，仍然没有回到北平，尽管北平已经再次成为首都北京。他深信，解放以来，伏申个人的命运、家族的命运也一定会更如意。

克里森对“解放以来”充满想象和期望。在未来的《忆是杭州》中文版序言中，他这样解释，新中国人民对“解放”有最美好切身的体会



《天堂客人》，王霄夫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4年5月

和感受，无论公开场合和私下谈话，一提到现实状况，一提到时间概念，都会用“解放以来”或者“1949年解放以来”一词，表示对一个特定时代、特定阶段的特殊情感，就如国民政府后期，也就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日至国共内战胜败即将定局这一时期，当时的人们总是说“光复以来”或者“1945年光复以来”。然而，天下大势，不可逆转，“光复以来”很快被“解放以来”取代了，而且取代得那么彻底。当然，随着社会进步、世事变迁，总有新生的、最适合时代和人民心理的，更科学也更通俗的新概念和新状语面世。克里森与伏申最多最深的交集，是在1945年以来的那些日子，也就是故事发生的那些日子。

真诚永远是现实题材创作的法宝

——序刘紫薇《性价比》

□王 玮

个人认为小说精彩与否，有两点至关重要：一是故事性强，情节跌宕起伏；二是情感真挚动人，别有光彩。但除了精彩、有趣，从鲁迅先生写出《狂人日记》开始，小说就被赋予了除却“讲一个好故事”外，更重的责任——反映现实。青年作家刘紫薇的长篇小说《性价比》不仅做到了讲一个精彩的故事，而且让人读过之后，掩卷沉思。

与大部分作者对当下避而不谈、将视线转向古代或未来不同，刘紫薇大胆地将笔触伸向了现代。《性价比》描写的是当下，写当下都市青年女性的婚恋观，写她们对情感与事业的抉择，写她们的所思、所想、所感。笔力或许略有不足，但无疑说出了大多数青年女性的心声。

在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，表达越来越呈现出口语化的倾向，随之而来的是过度的虚构与美化。在网络信息爆炸的今天，越来越多的作品，日新月异的表现形式，非但没有让大家认清现实，反而使得现实与虚构的界限更加模糊了。

《性价比》的亮点在于，它用一个虚构的外壳，包裹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内核。一对双胞胎姐妹不知彼此的存在，机缘巧合的相遇，从相互不理解，到彼此扶持成长，奇遇式的剧情编排，偶然之中又充满命运般的必然。小说语言诙谐幽默，登场人物虽多，但都令人印象深刻，相信这得益于作者对生活的细心观察。

在主题方面，《性价比》着眼于近年来大众聚焦的“子女不婚不恋”问题，直击现实痛点。虽然凌家姐妹是故事的核心，但得益于本书的群像描写，我们不只看到了一对姐妹所代表的价值观，同时也看到了被功利性所蒙蔽的情感世界。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还在于，作者愿意借由自身经历剖析“90后”这一代的女性所面临的处境。我认识的部分女性，在这样一个年龄，尚沉浸在“灰姑娘”童话式的滤镜当中，幻想属于她们的爱情奇遇。作者却不同，文中金句频出，“人无法拯救别人，也无法被别人拯救，只能自救”，体现出超越这一年龄段的深刻思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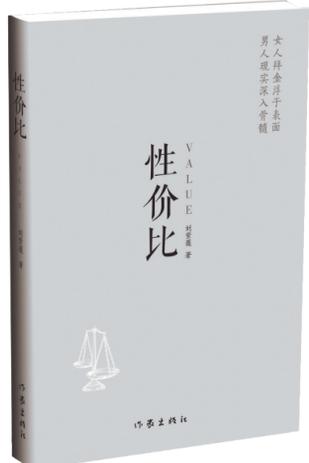
《性价比》贵在真诚，它赤裸裸地将当代中青年女性的婚恋现状摆在大家眼前。真诚、真挚、真实，永远是现实题材创作的法宝。从这部作品中，我能够体会到作者对文学的热爱，以及对世情的关切。文学的本质是表达，是记录时代，是让人能够在作品中体味自己不曾体味过的人生。

我曾和作者私下交流过，她说从16岁开始写网文，到如今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，如此漫长的岁月，她从未来后悔以笔为剑，投身这文学的战场。6年前，她写长篇小说《胡不归》，源于她4年半的海外留学经历，她想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留学生活。

《性价比》聚焦女性婚恋的困局，代无数需要向长辈们“解释”却不知如何开口的晚婚不婚女性说出自己的处境。10余年的笔耕不辍，两部实体书，每部四五年的创作周期，我想，足以证明作者对读者的诚意和不忘初心。

在阅读《性价比》这部小说期间，我也时常会想起40多年前的自己，一个16岁的少年，在课堂上偷偷看小说的情景，重温当年那种对于文学的感动，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。期待刘紫薇的新作，也愿更多年轻人投身到文学创作中来。

（作者系《中华读书报》原总编辑）



《性价比》，刘紫薇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4年6月

一代人的爱与难

——《性价比》后记

□刘紫薇

这本书起草于2019年，时隔四年成书，数易其稿，感慨颇深，此篇权作小结。作为一个偏爱现实题材的作者，我一直推崇文学创作要言之有物，不能为赋新词强说愁，和绝大多数著书立传的前辈们相比，我太年轻，人生阅历不足也还罢了，阅读量也远远不够。但我始终认为，人在每一个人生阶段所要面对的问题大相径庭，待到成熟之后，或者多年后再来写年轻时候的事，明悟更多，但是心境却截然不同了。

我的创作理论说来稚嫩，大略可以总结为“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主题”。在我人生奔三又越过三十的这5年间，作为一名女性，职业不论，我和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女性朋友一样，面临着婚嫁生子等一系列问题。个人认为女性视角下事业和爱情的抉择，不是不论哪个时代的女同胞们都要面临的重要课题。

事实上，下定决心写这本书，对我个人来说绝非易事。和绝大多数在情感方面有卓越创作天赋的女性作者不同，情感于我一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。甚至，由于女性作者在圈内经常遭到某种天然的“歧视”，很容易被贴上只会写言情小小说的标签，导致我一度非常排斥在我的作品中提及与情感相关的主题。一方面，这局限了我的创作；另一方面，也使得我过往的作品呈现出一种避谈感情、强装理性的破碎感。

我一直排斥着，直到一篇艺术历史学的论文《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？》（琳达·诺克林著）出现在我视野里，使我意识到，真正需要做的，不是排斥自己与生俱来的感性天赋，也并非强行拔高一些言过其实的作品自我安慰，而是在此基础上，探寻如何深入浅出地让大家

认识到，“言情”“感情”从来不只是表达感情本身这么简单。尤其是，谈到感情，往往也离不开对事业、家庭、环境，以及对男性凝视的表述。

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选题，而在于选题背后，是否能从历史的、社会的、心理的、经济的、人性的层面去剖析问题本质。“性价比”这一标题是我苦思良久久的结果，不只是因为它精准概括了两性关系下男女各自的价值追求，也是因为它从经济和心理层面解释了现在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。

一位文学前辈曾和我说过，小刘你要警惕，要在创作中避免自己使用已经看破一切上帝视角。这样一来，你会缺乏同理心，会以自身价值观去贬损角色，无法展现他们因各自情况不同而提出的差异性观点。我深以为然，将该语录放入手机内时刻自勉。

我爱写群像，也是这个原因，因为它能最大限度展现社会百态。有态度的是角色，而非作者本人。我认为作者的灵感应该分散在诸多观点当中，而非找到某个角色（主人公）为自己代言，借此向读者说教。

这部作品探讨了很多很多人关心的问题：我们这一代年轻人，究竟为什么恋爱结婚这么困难？为什么那么多闪婚闪离？我相信读过这部书，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答案。选择用幽默和相对通俗的方式来呈现这本书，一来和我性格有关，二来——我不想以说教的方式，去谈论一个每个人心里都有潜在答案的东西。

无论如何，这本书最后能出版，我心怀感激。感谢您打开此书，并一直读到此处。看到我这点浅见，看过这本书，能会心一笑，心有所悟，这一切努力便也值得。